

# 一绺头发、一个奶嘴 亲人遗物被做成纪念品 遗物纪念师，让生命“永续”



郭朝军在工作中。

### “用妈妈的头发做成戒指”

路遥的母亲生前是一名狱警，单位在甘肃武威偏远的县城。她每周五会雷打不动地坐六七个小时的大巴回家陪女儿，周日晚再颠簸回去。有时，县里不好叫车，她只能从单位步行二三十分钟去人多的路口拦车。就这样，她一直坚持到路遥读高三。

2022年下半年，路遥的母亲毫无征兆地在睡梦中离开。路遥觉得，相比母亲对自己的付出，她为母亲做得还远远不够。

当路遥急匆匆地赶到甘肃老家，母亲的遗体已经被送去殡仪馆。沉浸在无限悲伤的情绪之中，等路遥忙碌完所有事宜，回过神来，母亲已经下葬。再次回到家，她才意识到母亲的个人衣物等物品已经被亲戚们清理收拾过，“妈妈火化之后，骨灰埋葬在陵园，可我最后还想再抓住点什么。”

后来，就在收拾卫生间时，路遥不经意间发现，洗漱台妈妈用过的梳子上还缠绕着几根头发。路遥一直喜欢做手工，她知道有很多人把亲人的遗物做成饰品，或者把爱宠的骨灰做成纪念品，那一刻，她将妈妈的头发小心翼翼地装进密封袋，打算回北京后做成滴胶戒指。“戒指象征一个承诺，滴胶做出来就像琥珀一样，好像能把一段时光和记忆永恒地封存住。”路遥这样想。

路遥把生前和母亲相关联的所有美好的元素都作为装饰，一些母亲喜欢的珍珠和花朵、家猫的一小团毛……“就这样让她一直陪在我身边吧。”路遥说。

母亲刚离开的那段时间，路遥时不时就会戴上这枚戒指。半年过去了，现在，每逢伤心难过之时，路遥还是会戴上它，轻轻抚摸，这枚戒指仿佛带有治愈的力量。

在路遥看来，制作遗物纪念品的意义在于为在世的人提供一个情绪宣泄的通路。而用逝者遗物制作而成的纪念品又不同于影像、文字等媒介，仿佛能承载更细腻的情感。“不管是电子照片、视频或是手写信，这些始终是一种形式，不是妈妈的所有物，通过这些去纪念总像隔着些什么。但遗物纪念品包含着亲人的一部分，它是有‘重量’的。”路遥说。

母亲的突然离世让路遥伤心不已，“不能再抓住点什么和妈妈有关系的东西？”听说过有人把亲人遗物做成纪念品，她当下决定把母亲的几根头发用滴胶封存起来，做成戒指，留在身边。

像路遥一样，将逝者遗物做成精美的首饰、摆件，成为了一种新的纪念方式，也催生了遗物纪念品制作这一新的产业。

郭朝军就是一名遗物纪念品设计师，一根烟头、一绺头发……在他这里，客人寄来的每一件物品，在经过封存固化、精雕细琢、打磨抛光后，都能变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。对生者而言，爱意承载其中，思念也有了形状和重量。



遗物纪念品



11岁的儿子去世，母亲订制了一份专属纪念品。



制作中的滴胶戒指

### 遗物保存衍生新行业

用心手作、发挥创意，这种将逝去的亲人、爱人的遗物巧妙保存下来，做成纪念品的形式已经衍生出了一个新行业——遗物纪念品设计。

郭朝军在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摘下学士帽后，机缘巧合下，他和朋友一同创业，开了一家手作工作室，成为了一名手作设计师。

起初几年，工作室主要经营木头手工。以紫光檀、血檀、绿檀为原料，制作手串、印章、梳子等物品。后来，随着几人技艺长进，他们慢慢开始在手工中添加特殊元素，例如为新生儿订制胎发梳子，也开始做“遗物纪念品”的业务。

郭朝军曾常到一名朋友的外公家中吃饭闲聊，有说有笑的场景，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没想到，2022年底，老人却突然离世了。老人生前负担很重，几十年来，几乎没有时间去旅行。老人曾感叹，自己的愿望，就是想出去看看。

郭朝军想要为老人做点什么，便设计了“轮回”系列纪念摆件，在叶片上镌刻上老人生前的模样，封存在滴胶中，做成摆件。摆件只有烟盒大小，亲人在旅行时可以随身携带，如同代替老人完成了心愿。

郭朝军把“轮回”摆件的故事发布到网上之后，他开始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网友的订单。自2022年底开始遗物纪念品制作业务以来，工作室已经完成了十余个订单。

设计定稿、手工制作、修改、静

置保存，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工时较长，需要经过选料、切割、打磨、凝固等过程，有时候受到气候、温度和湿度等影响，成品制作的时长还会受到影响，通常需要耗费10天至20天。

一般来说，顾客会将亲属留存的物件寄来，请郭朝军将其封存在纪念品中。顾客也可以与设计师沟通是否在纪念品上添加其他想表达的话、倾向使用何种字体、是否镶银等细节。

根据所使用的材料、工期时长，对标市场上的产品价格，遗物纪念品的订制款摆件定价在200元至600元不等。

“每个石头、每一片草，都是在听完顾客讲述的故事后，依照当时的心境去做的。”郭朝军说，“整个过程就像与顾客一同深入梦境，回忆生者的点滴，度过灵魂之旅。”

每一件遗物纪念品的制作过程都倾注着心血和真情。遗物纪念品制作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，因为要频繁使用刻刀、打磨机等工具，稍有不注意，手就会受伤。“切割要求精细，精确到厘米，甚至毫米，如果选择戴手套，和木头的接触就会有阻隔，而且在切割和打磨的过程中反而更容易受伤。”郭朝军向记者解释。

### “让爱换一种形式继续存在”

把珍贵的人和物留在身边，可谓人之常情。随着当代人死观的转变，时至今日，遗物纪念品引得越来越多的人“买账”。不少商家也将“换一种方式延续爱”确定为品牌传播的价值观。

在各大购物网站搜索“遗物纪念”等关键词，会发现，性质相同的工作室不在少数。这些工作室虽然规模不大，也少有线下实体店，但作品大都别具匠心，各有特色。

这些遗物纪念品的形式主要以项链吊坠、戒指等饰品和桌面摆件为主。从外观上来看，纪念品的花样与款式甚至比市面上普通的饰品更加多样，比如蝴蝶翅膀形状的吊坠、鲸鱼尾巴形状的戒指，以及工艺复杂的叶雕摆件……

不仅仅是亲人的骨灰，和逝者有关的所有物件几乎都可以被用作纪念品制作，比如头发、牙齿、孩子用过的奶嘴，甚至是B超单的一角，都可以永久地被封存，或珍藏在饰品的某处可打开的容器内。总之，遗物纪念品制作可以说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订制，设计师的制作心境和创意来源也与每一个故事息息相关。

聆听客人的倾诉，收集关于思念与爱意的故事，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遗物纪念品制作这份职业独有的意义。

设计师要能从客户的讲述中勾勒出场景，对他们的悲伤感同身受。“来日不一定方长，世事无常才是真的。”郭朝军感叹，每个遗物纪念品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，而从这些故事中，郭朝军也能反复体味、感悟生命的重量。

刻刀在叶子上小心雕镂着，一个小男孩大笑的模样跃然而上。棉签抹上一层薄薄的滴胶，晶莹剔透的笑容凝固在了叶片上。叶雕前摆放着一只小巧的玩具奥特曼。奥特曼做得并不精致，漆色也有些许褪去，留下把玩过许久的痕迹。

郭朝军将叶片上的小男孩比喻为“夜晚的烟花”，绽放过后，留给父母的是深夜无尽的黑暗。这次的订单来自一名母亲，她的儿子11岁时不幸离世。孩子母亲告诉郭朝军，小孩生前特别喜欢奥特曼，于是他便将男孩把玩过的奥特曼封存在了摆件中，寄给那名母亲。郭朝军希望，自己的作品能给男孩的家人送去一丝慰藉。

“人们想要纪念的，还有不回来的人。”还曾有一次，郭朝军打开客人寄过来的包裹，意外发现里面竟是一根烟头。这次的寄件人是一个新手妈妈。两年前，孩子尚未出生时，她的老公说要给孩子多挣些奶粉钱，就动身去深圳打工了，并承诺等到孩子出生就一定带着钱回来。男人在家抽完一根烟就出了门，可没想到一去就是三年多，一直杳无音讯。一同寄过来的，还有孩子的一撮胎发。今年，孩子要上幼儿园了，这位妈妈想要把孩子的胎发和烟头一起封存起来，做成一枚印章。“希望这枚特殊的生命树印章，能让她在日后的等待中，拥有一些力量。”郭朝军觉得，“路还长，故事还在继续”。

“亲人虽然走了，但其实爱并没有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。”郭朝军告诉记者，他做遗物纪念品的初心，就是想要传递这一观念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好好度过与逝者道别的这段日子。

而网友的评论给了遗物纪念品一个价值定义，“那些留不住的人和事，就让他们用另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我们吧”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、新华社客户端